

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大学生“村官”和大学生社工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和大学生的就业指向。从近年来的试点看,大学生赴乡村、进社区工作,尚存在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如何通过教育系统的自我调整与变革,提高大学生的社区服务、乡村管理能力,更好地发挥大学生在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大学生进社区、赴乡村,是战略举措,还是权宜之计

无论从促进大学生就业角度看,还是从推进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角度看,您认为应当怎样评价在大学毕业生中选派社区工作者、乡村管理者?

记者 褚朝晖:选派大学生社区工作者和大学生乡村管理者,从主观上确有解决大学生就业困难的考虑,但从根本上看,这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战略举措。因为无论是社区管理还是乡村管理,从观念到模式、从效率到质量,我国目前的状况都还相对落后,不能满足实际发展的要求,需要大批专业人才的进入。

先看大学生进社区。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结构包括社会人员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以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治理模式,要向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治理模式转变,并适应市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不断发育的要求。选派大学生从事社区工作,一方面为大学生拓展新的工作岗

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促进社会现代化。

再看大学生赴乡村。新农村建设需要物质投入、硬件改善,但更艰巨的任务是使农民从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现代农民转变。选派大学生从事乡村管理,不是让他们回归到农民,而是去引领、管理服务对象向新的层次提升,提升人的素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知识观念支持。

即使很大一部分大学生不能长久留在社区或乡村工作,但对于没有很多社会阅历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从事一段时间的乡村管理、社区服务,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职业起点,对于培养一批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才也大有益处。

当进社区、赴乡村正在成为我国大学生的重要就业渠道时,作为人才供应方——

教育当应需而动

——对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储朝晖研究员

本报记者 杜飞进 赵婀娜

服务意识、服务技能缺失令一些大学生“水土不服”

记者 大学生进社区、赴乡村,有些人做得很不错,得到社会 and 群众的认可,也增长了本领,也有一些人存在着诸多不适应的问题。您认为,主要问题在哪里?

储朝晖:满怀热情和激情的大学生到社区和乡村以后,很可能会感到所学非所用、人际关系难以处理、缺乏认同感、工作无从下手等困惑。从教育的角度看,造成这种“水土不服”的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服务技能相对不足。尽管目前一些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但社区工作内容繁杂,涉及边缘青少年的辅导、残疾人的康复治疗、计生、社保等等,需要社区工作者熟悉国家政策、了解法律制度、掌握康复保健等医疗知识,涉及公共关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统计学等多方面专业知识,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并未有针对性地培养这些素质和能力。另外,目前我国乡村人口超过 50%,但面向乡村需求来

培养的专业大学生不到大学生总数的 10%,而且这部分学生也远未掌握从事乡村管理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如系统的农村知识、较强的心理素质、较高的沟通技巧、组织管理能力等。

第二,服务意识亟待加强。从根本上说,社区工作和乡村管理工作都是服务工作,一种融服务于管理之中的群众自治过程,需要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服务意识和精神。相对于掌握服务技能,培养服务意识和精神是一个长期过程,但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

大学生需要明确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将从事社区工作、乡村管理工作看做就业的选择、谋生的需要。

完善专业设置、提高服务意识,为当务之急

记者 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适应社会建设不断加强的需要,我国现行的教材体系、教学方式等,都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这不仅是大

储朝晖:首先,要转变高等教育的观念,高等教育要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社会服务,不仅仅为城市、为少数行业服务,应满足社会多样的人才需求。

其次,完善高校专业设置和专业教学内容。目前,全国已有 200 多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每年培养社工人才约为 1 万人,尽管培养规模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但实际上却仅有极少部分学生最终走向社区工作岗位。这一方面反映出专业教育发展与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推进尚不同步,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高校培养的社区工作人才同我国社区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脱节。我认为,一方面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符合实际需求的课程建设为载体,优化专业课程结构;另一方面应以强化实践能力为着眼点,切实加强

社区工作和乡村管理工作实习基地建设,提升大学毕业生对社区和乡村实际情况的了解,提高适应能力。

最后,也是尤为重要的,提升大学生的服务意识。在教育培养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社会责任感、服务社会精神的养成。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将做义工、社区服务等作为学生的日常活动内容和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伦理观和道德观念的手段。不仅在大学阶段,小学、中学阶段也应如此。

名家有约

金台观澜

水到渠成

杨健

几万名大学生到乡村和社区任职,对于每年 600 万左右的毕业生而言,的确不是一个大数字。他们的赴任,与其说是应对“就业难”的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就业方向调整的试验与示范。

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样的号召,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怎样才能“下得去、呆得住、干得好、流得动”,至今仍在探索。

寻找扎根乡村、服务社区的成功个案,希望大家学习效仿、转变观念,是思路之一。而在更有代表性的普通人群中选取样本,通过他们真实的体验,了解就业方向转变之后人与环境的互动,剖析他们的矛盾、迷茫、挫折、适应、奋斗与收获,研究教育体系、文化体系、制度体系应该为大学生开拓新的就业领域做出怎样的调适,也许是更有普遍性意义的尝试。

毕竟,就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就业方向的宏观调控更是系统工程,单方面要求大学生改造主观世界,或者以各种临时性的激励措施作为转型的驱动力,既非现实之举,亦非长远之计。俗话说水到渠成,把大学生当作“水”引向乡村和社区,“渠”是不一定成得了的。只有教育、文化、制度变革之“水”齐头并进,共同为大学生服务乡村、服务社区营造出比以往更好的环境,新“渠”之中才会清流不断。



学生“村官” “黄金组合”



胡建党(左一)、陈墨(左二)在采摘白平菇。他们种植的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本报记者 陈晨曦摄

王场村的守望者

本报记者 陈晨曦

还不到 7 点,胡建党和陈墨两人就告别了温暖的被窝,走出了不到 10 平方米的宿舍。陈墨伸伸腰腿,深吸了一口 3 月初北京郊区清冷的空气,对身旁的胡建党说:“咱们在这干了一年多,得少吸多少汽车尾气啊!”两人相视一笑,动手准备早饭。一天的忙碌就此开始。

高校 乡村 “村官”成为连接的桥梁

胡建党工作在王场村,陈墨任职在保安庄,是两个担任书记助理的大学生“村官”。两个村子一东一西,在庞各庄镇都算不上富裕。

“不少村民的生活不富裕,我们想带动村里最穷的人也能致富”,两人现在每天忙活的事情,在镇里甚至区里都引起了不小的关注。9 个月前,这两个“80 后”的年轻后生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拼西凑,投资 16 万元,搭起大棚,干起了食用菌培养,并开始在两个村子推广。50 多岁的王场村支书王俊说:“建党他们刚来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当作孩子,可没想到,居然能闯出这么大动静来。”

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的胡建党所学专业是武术,兼修了管理专业;陈墨的母校是北京农学院,所学专业是食品工程。陈墨说:“我在农业大学学习了 4 年,感觉在学校里接触到的一些技术已经很先进了,但是和农村实际脱节,这中间缺少一座桥梁。”胡建党和陈墨就把自己看作“桥梁”,“上面能和领导接触,下面能和村民接触,还有院校这个强大后盾,干起事情来,我们特别有底气。”

去年 5、6 月份,陈墨和胡建党利用周末的时间坐上长途车,在河北遵化、正定、灵寿一带

的蘑菇种植基地和批发市场做调研。胡建党说:“庞各庄西瓜远近闻名,但是一亩西瓜最好的收成也不过 6000 块钱,还是毛利。种植食用菌,收入能增加三四倍。”

王场村共有 55 户人家,常住人口 160 人,耕地 400 亩,对于村里的情况,胡建党早已烂熟于心,上任伊始,他就走家串户,嘘寒问暖。胡建党的踏实肯干与真诚善良让村民把他当成了一家人,也让书记王俊看在眼里,最终拍板把 10 亩“能排能灌”的良田交给了这两个孩子。王俊说:“他们两个为忙乎食用菌的事情,一宿一宿不睡觉,农民都吃不了这么大苦。建党家在山东,过年都没回家,为了村里,他们能付出这么大辛苦,我也很感动。大年三十,我把建党拉到家

失落 迷茫 调整学习是医治的良方

如今,胡建党和陈墨这对“黄金组合”优势互补,食用菌的培育、种植、销售、推广样样干得有模有样,还成立了北京爱农星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走进田间地头后,陈墨感觉“学校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只能应用在实验室内,其他内容还需要在生产实践中学习”。北京农学院对陈墨的创业行动非常支持,赠送了一台杀菌设备,还准备派几名研究生协助陈墨。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农户明确表示要加盟种植食用菌。“我们的产品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年底就应该能把成本收回来。”度过了创业初期的艰难,胡建党和陈墨对前景很乐观。

两位大学生“村官”闯出了自己的一番天地,都明确表示在三年期满后要继续扎根农村,跟此时充满激情与干劲相比,刚做“村官”时,两人曾被

另外一种情绪占据着:迷茫与失落。“宿舍里就是两张床,日用品不好买,甚至吃饭都成问题”,胡建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调整自己,“静下心来,和村民用心交流,逐渐缓和了自己的情绪”。

为了减少出现这样巨大的心理落差,陈墨建议,有志于做“村官”的大学生应该有一段实习期,“我和建党都是经过学校推荐、考试,在大兴区面试后上岗的,此前对‘村官’工作并没有什么接触和了解。如果能在农村实习两三个月时间,一方面可以让大学生对农村有一个比较充分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选拔其中优秀的人才。”胡建党说,大学生选择在农村工作,必须先磨练自己的意志品质,同时要多浏览学习一些关于中国农村的文章和书籍,注重自我培养。

离开城市与校园,走进乡村与农田,胡建党和陈墨也一刻没有忘记“充电”,两人周末参加了一个青年创业班,由专家授课,模拟经营、财务管理、公司运作等方面的课程,让他们受益匪浅。胡建党说:“很多大学生‘村官’都有继续接受培训、教育的需求,我们不能只有一腔投身农村的热血,必须继续用知识武装头脑。”现在,大兴区团委正在筹办青年创业夜校,为大学生“村官”打开一个新的窗口,胡建党和陈墨还将作为代表在开班仪式上发言。

终日辛劳,胡建党和陈墨唯有闲暇的时光,两人最大的快乐和满足,就是守望着自己辛勤劳作的田地,憧憬未来。胡建党说:“农村的舞台这么大,如果我们碌碌无为,那就是浪费自己的青春。”陈墨说:“我们现在明白了,农业不能代表落后,农业落后仅仅是一个现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个现状。”此时,两人年轻的脸上,显出了不常见的严肃。

链接

2008 年 3 月,中央组织部会同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座谈会,部署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计划从 2008 年开始,用 5 年时间选聘 10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大学生“村官”一般安排中共正式党员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安排中共预备党员或非中共党员担任村委员会主任助理;安排共青团员兼任村团组织书记、副书记。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被大多数党员和群众认可的,可通过推荐参加选举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等职务,工作期限一般为 2—3 年。(乔清整理)

右图:专职社工刘丁榕(左一)在对残疾人做互助意识训练。

社区来了大学生

本报记者 周立耘

3 月 5 日,在专职社工刘仙容陪伴下,17 岁的张明(化名)7 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来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张明本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10 岁时,父亲出走,母亲患上精神病。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小张明精神恍惚,从此闭门不出。张明的遭遇引起刘仙容的关注,她决心帮助张明走出家门。半个月前,她兴致勃勃地找到张明家。刚推门,便见一个女孩迅速躲进卧室,“砰”地一声撞上了门。随着频繁交往和深入沟通,张明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兴趣,但就是不肯迈出家门一步。

正当刘仙容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有了转机。那是刘仙容第六次登门,两人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事先得知张明爱吃麻辣烫,刘仙容便提议:“我肚子好饿,你能带我一起去吃麻辣烫吗?”张明先是一阵惊恐,随后便陷入了沉思。良久,她面带微笑地望着刘仙容,默默地点了点头。那一刻,刘仙容想到自己所学的知识终于派上用场,感到很欣慰。

刘仙容是湖南长沙市天心区社工服务中心聘用的专职社工。天心区作为民政部社工人才建设全国试点城区,于 2 月初启动了为期 6 个月的“政府购买专职社工服务”项目试点。毕业于长沙民政学院社会工作系的刘仙容等 7 名学生成为首批实践者,分别从事老年人居家养老、残疾人康复及就业、戒毒及矫正、心理咨询与辅导等服务。长沙民政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史铁尔说:“大学生以专职社工的身份被聘用,这在湖南是第一次。实践证明,一些发达地区专职社工逐步普及,既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又能解决一些大学生就业难。”

“此前,他们只能到民间机构和组织去求职”,长沙启航培智中心创办人孙广育说,“一面是大量社会工作无人去干,一面是大批学有专长的社工人才纷纷转行。究其原因,主要是投入不足。”孙广育告诉记者,过去,只有启航、爱慧、爱弥尔等少数几家民间组织聘用专职社工。政府购买专职社工服务,在长沙尚属首次。

天心区民政局长刘建平告诉记者,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工作人员相比,专职社工最大的不同是能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开展工作,更好地服务特定对象,“专职社工既不是社区工作人员,也不是义工,他们提供的是有偿服务!”

与刘仙容同时受聘的专职社工杨君就没那么顺利。杨君的服务对象是年过古稀的常爷爷。住了一辈子棚屋的常爷爷听说市里要改造棚户区,便到处上访,以至精神失常。每次谈心,常爷爷都要念叨“搬迁”的事。他恳求小杨,一定要阻止政府拆除他家的棚屋。杨君只得把话题引开。久而久之,常爷爷就不配合了。

杨君之所以没有底气,是因为她不能代表政府拍板。在杨君看来,专职社工做的事情本身就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由政府主导。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社会认可度。否则,许多服务项目很难顺利开展。

短短 6 个月聘期之后,这批专职社工将面临重新择业。尽管工作中困难不少,专职社工吴新龙却没有退缩。自从到新开铺居家养老中心上岗以来,他整天拜访老人,发放问卷,还隔三差五到年近八旬的龙妈妈家调解婆媳矛盾。

吴新龙认为,专职社工贴近基层,能够深刻体察社会心态和各种矛盾,并通过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专业服务,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是党和政府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稳定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份工作眼下虽有些尴尬,但却是一份朝阳职业。

“我喜欢这份工作!”说这话时,吴新龙充满了信心。

